

〔美〕查尔斯·佛维尔编

# 西伯利亚之行



# 西伯利亚之行

从阿穆尔河到太平洋(1856—1857年)

[美] 查尔斯·佛维尔编

斯 斌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Edited By Charles Vevier

**SIBERIAN JOURNEY.**

Down The Amur To The Pacific, 1856-1857  
A New Edition of *A Voyage Down the Amoor*  
by Perry McDonough Collins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2

根据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 1962 年版译出

2264/08  
**西伯利亚之行**

从阿穆尔河到太平洋(1856—1857 年)

〔美〕查尔斯·佛维尔编

斯 斌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 5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75 插页 3 字数 253,000

1974 年 11 月第 1 版 197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0

统一书号: 11171·70 定价: 0.92 元

内部发行

## 出版说明

1856年，美国加利福尼亚有一个律师、政客兼投机商人名佩里·麦克多诺·柯林斯，被美国国务院任命为“美国派赴阿穆尔河地区商务代表”，自纽约至彼得堡，在沙俄官方支持下，横越西伯利亚，由黑龙江河源顺流而下直至黑龙江入海口进行“考察”，于1858年返回美国。1860年柯林斯把旅途“考察”的见闻写成一部日记体的游记出版——这就是《阿穆尔河纪行》。

我们现在翻译出版的这本《西伯利亚之行》，是柯林斯的《阿穆尔河纪行》经美国密尔沃基威斯康星大学历史教授查尔斯·佛维尔略加增删编辑的1962年新版本。编者在卷首写了一篇《导言》，简要介绍了柯林斯的生平，叙述了当时的历史背景。编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柯林斯和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这两个扩张主义分子流露了深切的同情。

柯林斯这个“商务代表”，实际上是为美国向东亚进行经济扩张而刺探情报的探子。他潜入我国黑龙江地区的时候，正当沙俄利用英法联军战争向中国步步进逼，侵吞我国大片领土的严重时刻。正如恩格斯指出：“正当英法两国

的海陆军向香港调集的时候,西伯利亚边防的哥萨克部队却缓慢地然而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的驻屯地由达呼尔山移向黑龙江岸,而俄国海军陆战队则在满洲的良好的港湾周围设立堡垒”。柯林斯又是一个亲俄派,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东进政策的吹鼓手。他公然为“俄国的边界将向南推进到横跨满洲和蒙古境内的长城”叫好,认为这是“势所必然的”。他站在殖民主义反动立场,竭力美化俄国殖民侵略者,丑化和诬蔑中国人民。因此,对于这部书,必须批判地加以使用。原书所述地名、史实讹误很多,反映了作者对黑龙江地区情况的无知,故一仍其旧,未加订正。

柯林斯在《阿穆尔河纪行》中的纪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沙俄帝国在我黑龙江地区进行扩张侵略的某些侧面。这对于研究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沙俄侵华史,了解今天苏修新沙皇继承当年老沙皇的衣钵,重新挑起中苏边界冲突的历史由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974年5月

## 鸣 谢

佩里·麦克多诺·柯林斯的《阿穆尔河纪行》一书的编辑工作，曾吸引了不少人，他们很有兴趣地参加了这个工作。我乐于在此把他们的名字列举如下：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的哈罗德·塔格特先生查考了柯林斯的有关资料；加利福尼亚州索诺拉的C·M·德弗拉里先生花费了很多时间在图勒梅县档案馆和萨克拉门托与圣弗兰西斯科地区的报纸和历史资料中找出当地有关的条目。加利福尼亚州圣马里诺的亨廷顿图书馆的莱尔·H·赖特先生，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班克罗夫特图书馆的约翰·巴尔·汤普金斯先生，密苏里历史学会的多萝西·布罗克霍夫小姐，米尔沃基公共图书馆的奥伐尔·利尔杰斯特先生暨该馆工作人员，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莫斯科列宁图书馆书目研究与情报部的I·巴格罗夫先生等，则提供了另一些资料工作。

拉特格斯大学道格拉斯学院的查尔斯·B·小福尔赛教授和拉特格斯大学的沃伦·I·萨斯曼教授看过导言、注释以及原书的正文，并提出了一些建议。米尔沃基的乔治·利文斯通先生在说明有关柯林斯的电报事业的背景方面，曾给予我们可贵的帮助，而埃默里大学的克米特·麦肯齐教授则在我们计划编辑本书的初期就为我们提供了他在这方面的专门知识。

编印《阿穆尔河纪行》的这个新版本，实际上是威斯康星大学的一项事业。在麦迪逊的威斯康星大学的切斯特·查德教授，对柯林斯原书中有关人类学方面的材料作了注释，那里的绘图实验室为本书绘制了地图。我的同事，在米尔沃基的威斯康星大学历

史学教授马丁·基尔科因和地理学教授保罗·科多尔夫帮助我订正了柯林斯所拼写的地名，并在俄国历史和地理的领域内给予我指导。

我应该感谢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研究委员会在研究工作中所给予我的帮助，并使我得以摆脱教学时间，由州议会拨款的专门基金给予部分资助。米尔沃基威斯康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约瑟夫·G·贝尔和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斯韦尔·弗里曼对此项事业给予了鼓励。卡伦·韦斯特小姐和伊芙琳·科尔小姐打出了原稿几种不同的草稿。我的妻子马西亚·戈尔德·佛维尔则提出批评意见，并帮助我阅读校样和编制索引。

然而，所有上述志谢，不应掩饰我在编辑工作中取舍抉择和阐释有关历史事实方面自己所应负的责任。

查尔斯·佛维尔

威斯康星大学(米尔沃基)

1961年12月

## 目 录

|                  |     |
|------------------|-----|
| 导言               | 1   |
| 编者按              | 37  |
| 《阿穆尔河纪行》序        | 43  |
| 一、到西伯利亚去         | 47  |
| 二、从莫斯科到下诺夫戈罗德    | 51  |
| 三、下诺夫戈罗德——大集市    | 56  |
| 四、从下诺夫戈罗德到叶卡特林堡  | 65  |
| 五、从叶卡特林堡到鄂木斯克    | 69  |
| 六、从鄂木斯克到伊尔库次克    | 74  |
| 七、伊尔库次克          | 82  |
| 八、从伊尔库次克到恰克图     | 88  |
| 九、恰克图、买卖城和灯节     | 97  |
| 十、一顿俄国饭          | 104 |
| 十一、从伊尔库次克到彼得罗夫斯克 | 114 |
| 十二、从彼得罗夫斯克到上乌丁斯克 | 117 |
| 十三、从上乌丁斯克到赤塔     | 119 |
| 十四、参观涅尔琴斯克矿区     | 129 |
| 十五、扎廉通斯基银矿       | 134 |
| 十六、额尔古纳的哥萨克      | 138 |
| 十七、鄂嫩金矿          | 141 |
| 十八、越过博尔诺尔斯克山岭    | 145 |
| 十九、在赤塔的逗留        | 150 |

|                        |     |
|------------------------|-----|
| 二十、打野鹅·····            | 156 |
| 二十一、从赤塔出发·····         | 160 |
| 二十二、下音果达河·····         | 164 |
| 二十三、矿泉·····            | 172 |
| 二十四、从班金到石勒喀·····       | 175 |
| 二十五、从石勒喀到乌斯超尔尼·····    | 179 |
| 二十六、从俄国水域进入中国水域·····   | 182 |
| 二十七、初见阿穆尔河·····        | 185 |
| 二十八、从乌斯斯特雷尔卡到阿尔巴辛····· | 189 |
| 二十九、在河上·····           | 193 |
| 三十、满贡人的帐篷·····         | 196 |
| 三十一、满清来客·····          | 199 |
| 三十二、一艘满清巡逻船·····       | 202 |
| 三十三、到达瑗珲·····          | 206 |
| 三十四、满清探子·····          | 211 |
| 三十五、满人村庄·····          | 216 |
| 三十六、鞑靼美人·····          | 220 |
| 三十七、满清帆船·····          | 223 |
| 三十八、松花江·····           | 225 |
| 三十九、俄国的进展·····         | 228 |
| 四十、漂流·····             | 231 |
| 四十一、航行·····            | 236 |
| 四十二、土著村落·····          | 240 |
| 四十三、洪加里河·····          | 244 |
| 四十四、一个戈尔地村子·····       | 248 |
| 四十五、女水手·····           | 253 |
| 四十六、危险的一夜·····         | 256 |

|                        |     |
|------------------------|-----|
| 四十七、古碑·····            | 259 |
| 四十八、到达尼古拉耶夫斯克·····     | 268 |
| 四十九、尼古拉耶夫斯克·····       | 272 |
| 五十、美国侨民·····           | 276 |
| 五十一、阿穆尔河地区的特征·····     | 279 |
| 五十二、阿穆尔河的土著居民·····     | 285 |
| 五十三、西伯利亚的贸易和资源·····    | 292 |
| 五十四、日本之行·····          | 297 |
| 五十五、函馆·····            | 303 |
| 五十六、堪察加·····           | 307 |
| 五十七、在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的逗留····· | 314 |
| 参考资料·····              | 321 |
| 译名对照表·····             | 327 |

插图(略)

地图:

    北亚与美国太平洋海岸  
    后贝加尔省  
    阿穆尔河

## 导 言

1860年佩里·麦克多诺·柯林斯发表了一部游记，记叙他横越西伯利亚，沿着阿穆尔河\*——这是一条发源于贝加尔湖以东至萨哈林岛\*\*对面的鞑靼海峡入海，蜿蜒二千九百六十哩的大河——顺流而下所作的一次旅行。他和一位同伴，弗吉尼亚的约翰·刘易斯·佩顿，于1856年12月3日从莫斯科动身，沿着帝俄驿站制度所建立的路线穿过俄国的欧洲部分，越过乌拉尔，直达西伯利亚的首府伊尔库次克。佩顿由此折返，柯林斯则由俄国军官们陪同继续前进，穿过后贝加尔，抵达赤塔以东阿穆尔河的源头。俄国军官们为他备了一条大木船，他泛舟而下，到了俄国人在阿穆尔河口建立的海军基地尼古拉耶夫斯克\*\*\*。1857年7月10日柯林斯在海港望见外国轮船的桅杆，这时他盼望立即启程返美，因为他离开旧金山已快两年了。如果他为自己是从阿穆尔河的源头航行到河口的第一个美国人而感到欣喜的话，他倒也没有忘记“向造物主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造物主把他一路平安地“带到了大洋，这大洋的浪花拍击着对面祖国的海岸，而从这大洋我能回到自己的家了”。

柯林斯的这一壮举，在时间上差不多正发生在美国处于对俄国的西伯利亚帝国怀有一种传统的兴趣的中期。但由于前有1787年约翰·莱迪亚德的那次企图前往西伯利亚而终于流产的旅行，

---

\* 阿穆尔河，即黑龙江。——译者

\*\* 萨哈林岛，即库页岛。——译者

\*\*\* 尼古拉耶夫斯克，即庙街。——译者

后有 1885 年乔治·凯南的大事宣扬的出使西伯利亚，柯林斯的游记没有获得应有的注意。他毕竟遇到了劲敌。莱迪亚德这个一刻也不能安静的北方佬，曾经跟伟大的库克船长航海过。莱迪亚德在当时美国驻法公使托马斯·杰斐逊的鼓励下，曾提出要越过西伯利亚和白令海峡前往北美洲，然后独自步行在美洲大陆的西北部进行探险，直至美国本土为止。凯南，也许不如莱迪亚德那么富有冒险精神，但是他获得的成就比莱迪亚德大，他报道了十九世纪末叶俄国在西伯利亚实行流放制度的后果。他刊载在报章杂志上的文章和发表的演讲，加深了美国人对沙皇政府的政治迫害的厌恶。同“维多利亚人的那种富于同情心和对远在天边的邪恶表示愤愤不平的古怪能力”——如凯南的后人所说的<sup>①</sup>——相一致，凯南对他以前在西伯利亚的经历中所未曾见过的情况流露了一种震惊之感，因此他的作品似乎使一切在他之前的作品都黯然失色，平淡无奇，缺乏敏锐的感觉，因而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历史上的过渡人物往往成为边缘性人物。他们往往为专注于当代问题的观察家驱入后起事件的阴影之中。这就是柯林斯的书之所以湮没无闻的部分原因。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眼界来看，当时美国刚刚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出现，莱迪亚德就计划通过西伯利亚寻求北美洲和亚洲之间的联系，这几乎是幻想。相反，凯南的报道，则谴责俄国政府的作风中似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凶恶的气息，一种以专制主义、残忍和诡秘为特征的凶恶气息。使柯林斯的游记对后世的冲击为之减弱的主要影响，是莱迪亚德的那次几乎已经淡忘而且无法实现的冒险计划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的印象，以及凯南的那种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改良主义者的控诉。

但是，柯林斯的作品，如果就作品本身及其产生的时代这点来

---

<sup>①</sup> 乔治·弗罗斯特·凯南编：乔治·凯南的《西伯利亚与流放制度》导言（芝加哥，1968年），第XIV页。

说,那么,《阿穆尔河纪行》就不只是美国人游历西伯利亚和阿穆尔河流域的一部饶有兴味的日记而已。柯林斯不仅从沙皇俄国向东方扩张和开发西伯利亚的历史中抓住了一个变化的瞬息,而且,作为一个自己的国家也刚刚在扩展边疆的美国人,他是带着赞许的目光看待这一切的,他只能按照自己的经验来解释他在西伯利亚所看到的情景。

柯林斯不仅仅是一个冒险家或者是一个爱寻根究底的职业作家。他是一个企业家和发起人,他的观点来自美国的西进运动和美国方兴未艾的经济制度的乐观主义。从1845年到1860年这个时期,美国对外贸易出现普遍增长,促使人们希望开辟远东贸易以补充原有的市场。加利福尼亚的获得和1849年的黄金热\*,使国会对于修筑连接东海岸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横贯大陆的铁路的辩论趋于尖锐化。由于这是一个与美国地区之间的竞争深切有关的重大经济问题,因此国会的讨论集中在有无需要发展大陆内地和如何利用太平洋铁路使之成为既是保卫国防的一种手段,又是构成横渡太平洋的一条完整的运输线所不可缺少的部分这两点上。与此同时,主张建立一支扩大的美国商船队的人们眼睛盯着他们的英国敌手,竭力想争取政府对联邦邮政和客运的补助,以加强国家的对外贸易和海运工业。而由于电报业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已使人确信有利可图,开辟新线路的公司和发起人,竞相寻求和获取政府对他们的事业的资助。

整个十九世纪的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当国内对开拓大陆疆域的政治论争象不祥之潮时起起伏伏的时候,美国的对外政策则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上颠簸回旋。当地形工兵团在美国西部为太平洋铁路勘察合适的线路时,美国的科学家和海军军官则在探测

---

\* 美国侵略墨西哥的战争以后,加利福尼亚于1848年从墨西哥划归美国。同年  
在科洛马发现金矿。——译者

太平洋和拉丁美洲的海域<sup>①</sup>。古巴变成了一个具有浓厚兴趣的问题。中美洲的“第四条海岸”曾经是同英国人争夺未来的运河所在地的外交竞争场所。美国人竭力想甩开英法对夏威夷群岛的要求。他们觊觎着俄属美洲,在北太平洋上捕鲸,参与打开中国通商贸易的活动,带头冲破日本的闭关自守。在陆地和海洋,在国内和国外,这两股交替的扩张势力,使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形象,线条鲜明而突出。

就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方面而言,柯林斯关于他在西伯利亚和阿穆尔河上的那些日子的纪述,实在是一本写他自己国家的书。这是投射在东亚国际政治屏幕上的一幅美国为对外贸易所引诱而加紧向外发展的输出图象。1857年柯林斯在阿穆尔河这条大河上顺流而下,无异是泛舟于美国边疆开拓史的潮流之上,他从大河两岸留神地察看俄国在东方已经昭然若揭的命运的标志。

机会主义、富于想象同时具有一种敏捷的机智,他几乎凭着直觉就领会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俄国人在西伯利亚总督尼古莱·穆拉维约夫领导下,在西伯利亚和阿穆尔河流域所着手进行的一切。他的这本书就是赠献给尼古莱·穆拉维约夫的。他把他所看到的,而且更有趣的是,把他自以为看到的,写成一系列的报告递交给国务院。他是国务院任命的“美国派赴阿穆尔河的商务代表”。他把这些调查结果形之于书,于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不久出版。显然,当时贸然出版一本描写世界一个角落里发生的事件的书,与国内纷争相去极远,不可能引起多大的注意,但是尽管有这个不利条件,1864年本书在附录中加了一些新材料又重版了。

---

<sup>①</sup> 威廉·H·戈茨曼:《美国西部的军事勘察》(纽黑文,康涅狄格,1959年);艾伦·B·科尔:“林戈尔德—罗杰斯—布鲁克斯的日本与北太平洋探险队”,载《太平洋历史评论》第16期(1947年5月);约翰·P·哈里森:“科学与政治:十九世纪中叶政府派出拉丁美洲探险队的起因与目的”,载《西班牙美洲历史评论》第35期(1955年5月)。

《阿穆尔河纪行》显示了柯林斯所具有的文学才能和风格感，使他能应付裕如地表达在西伯利亚和阿穆尔河沿岸发生的一系列大事的气氛。无论是写人、写事或者写地方，柯林斯都流露了对生活的饶有风趣的热爱，对异国风习的同情，以及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一种极其生动而敏锐的鉴别力。他的这本书既有大笔挥洒的勾勒，又有细节的描绘；他的散文，即使在纪叙阿穆尔河上日常单调乏味的航行生活时，也很少使人感到呆滞。他使用的统计数字，足以说明乘着马车或雪橇在西伯利亚恶劣的严冬旅行是一种什么滋味。从莫斯科到伊尔库次克算起来相隔有三千五百四十五哩之远，他报道说，在这样一种“从零下五十度到零上十度”的气候下，他和佩顿“在路上换了二百一十次马，乘了七百匹驿马，雇了大约两百个驿马夫和二十五个前排左马骑手”。他们在旅途中度过了大约“二十八个昼夜，因此，平均速度为每二十四小时一百二十六哩，或者说，每小时五哩多。”

柯林斯是一个当之无愧的亲俄派，他机敏，能容忍各种文明的差异，有意修好但绝不奉承阿谀，所到之处广布善意，发表讲话，应接不暇地享受友好的酒宴酬酢（他对恰克图的商人们为他举行的晚宴以及在伊尔库次克参与穆拉维约夫总督举行的盛会的描写，称得上是小古典文学）。作为一个主张按照私人企业应该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这种良好的传统教养发展国际贸易的鼓手，柯林斯弹奏的主调是发展俄美两国在阿穆尔河上的贸易，加强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与扩大私人企业贸利的机会。

柯林斯登场的时候，俄美两国关系十分融洽。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俄国对于美国历来要求的海上自由的权利已经表示尊重。权衡美国中立的感情和它自己的军事需要，圣彼得堡压住了要把美国卷入战争的诱惑。在南北战争中俄国同联邦派站在一起。1863年在波兰复亡的危机期间，沙皇把他的舰队开到美国去寻求

保护；1864年在兴建一条旨在连接北美、亚洲和欧洲的陆上电报线的计划中，俄国又与西部联合电报公司进行合作。圣彼得堡在1867年把俄属美洲\*卖给了美国，使这友好的时代达到了高峰。因此，柯林斯同当时其他美国人一样害上了“俄国热”，这是毫不足怪的。

这种偏袒，驱使他根据有利于俄国的论点为俄国在太平洋上寻找一个不冻港而进行辩解，支持沙皇对沿西伯利亚和蒙古的边境向中国提出的边界要求，把俄国描绘成为向整个东亚传播基督教和文明的旗手，以及支持俄国的扩张主义长驱南下直达中国的长城。这也促使他拟订铁路发展计划，以连接贝加尔湖和阿穆尔河，并怂恿穆拉维约夫以及俄国其他官员控制中亚和东亚包括华北的贸易。

柯林斯在全书的关键部分流露了一种浪漫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历史感。他有声有色地谈到了蒙古游牧部落加诸于俄国的负担；他指出美国的扩张主义历史与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扩张主义历史的相似之处；而对于他所无法亲睹的一种叹为观止的事件，则从其他旅行家所写的游记中摘引精彩的片断以飨读者，如默里的《俄国手册》中关于下诺夫戈罗德大集市的盛况的绚丽多彩的描绘。柯林斯尽管浮想联翩，但他的想象极少越出一个冒险的旅行家在山峦起伏的边区可能遭际的直接而实际的生活现实。

对于那些可能追随他的足迹到西伯利亚的人来说，他的这本书可以当作一本旅行手册来读（在俄国的四轮大车和四轮马车里过夜，要端端正正地坐着；要自带食物；袜子里要放红辣椒末，使两脚保暖）。这种旅行是很艰苦的，是对人体的一种负担（头痛要喝一茶匙的醋和一杯掺了泻盐的茶；为了退热要“吞二十粒奎宁丸、再吃一粒象子弹那么大的药丸和一粒鸦片丸”）。阿穆尔河沿岸有许

\* 俄属美洲，指阿拉斯加。——译者

多湍急的浅水槽，当他的木船卷进一个急流槽的时候，他用密西西比河流域民间的谚语来安慰他的俄国同伴（“如果急流能把你吞进去，它也一定有足够的力量能把你吐出来”）。

他对所有这个地区的人民也感到兴趣。他那些关于阿穆尔河上的鞑靼人和蒙古人的纪述，尽管在有些方面失之肤浅，但在人类学上具有一定价值，这主要因为这些纪述是写于这些部落人民的生活方式还未因俄国人的势力而发生变化之前。而由于描写这些部落人民的材料极少见于英文，因此，他的这本书到今天还是一本有用的书。他也留意后贝加尔矿区的囚犯劳工的生活状况，认为他们饮食和住宿的条件很好，也没有受到虐待。每到一处，柯林斯都留心观察那些鞑靼女郎。“我看到好多女郎牙齿很美，容貌动人，胸部匀称”。对于“这些欢笑戏谑的少女……她们自得其乐，显然毫无畏惧和拘束”，她们“怀着全部信赖，而且仿佛象伦敦或莫斯科的名媛淑女那样落落大方，而又以一种女性所特有的体贴”来会见外界的人，柯林斯在她们身上一眼就看出她们所具有的天然的美和魅力，油然流露出常人所有的强烈欲望，但同时又伴随着尊敬和理解的感情。如果东方和西方能够怀着这样的尊敬和赞美在阿穆尔河上相见，那么，很清楚，这部分的答案也许是在于出身经历的影响形成了柯林斯的这种通达的态度。

柯林斯于 1813 年生于纽约海德公园。关于他早年的情况，材料不多<sup>①</sup>，但是据说他的家庭曾资助创建海德公园，并说他因此在

---

<sup>①</sup> 菲利普·E·麦克唐纳：“纽约大学的一位慷慨的捐助者——佩里·麦克多诺·柯林斯”，载“麦克尼科尔集”1928年6月10日菲利普·麦克唐纳致唐纳·麦克尼科尔函中（据昆士大学道格拉斯图书馆惠借的照相微型版）；埃尔登·格里芬：《快速帆船与领事》（安阿伯，密执安，1938年），第335—46页；维耳杰穆尔·斯蒂芬森：《从西北通向财富》（纽约，1953年），第245—53页；《纽约论坛报》1900年1月19日；《纽约时报》1900年1月20日。